

沒事啦！父親

胡寶林 文圖 (原載中華副刊 2016 09 03)



湄公河高腳屋 胡寶林水墨作品 50x70 cm



湄公河 胡寶林水墨作品 50x70 cm

真稀奇，您終於出現在我的夢裡了；更稀奇，夢見我的童年！

不是成天坐在電視機前面的龍鍾老態；而是您在籃球架下生龍活虎的身段。我站在旁邊看得出神，把您想像成電影中騰雲駕霧的孫悟空。

您看到我這個小不點遠遠地奔過來，自然地傳球給我，但力道太猛，正中我年僅七歲的小頭顱。我倒下，哭得昏天黑地，一陣暈旋。您過來把我拉起來，摸著我的圓頭直說：「沒事啦！沒事啦！」我哭著不要…。

驟然驚醒過來，下意識地摸摸左額，摸摸床頭櫃的銳角。這就是我一直忘記用塑膠護角黏住的櫃角！這夢，令我輾轉翻身一撞，痛得掉進了童年的甬道。

「恭喜你！要感謝床頭櫃啊！」妻被我搖醒，聽完我和父親的夢話後，轉身又睡著了。

窗外的鳥兒今早唱得特別大聲，乾脆起來，揉開眼窗的薄紗，把電腦熒屏當晨暉，輕輕鍵入遙遠的回憶。

父親最愛說「沒事，沒事」這句話。

小時候，他教我游泳，站在水池裡，攤開雙手誘我跳下去。以為他要和我表演馬戲團的空中飛人，就大膽跳下去了，他卻突然閃開。我在尖叫哭聲中自力救濟，立即狗划雞跳，嘴裡塞滿了消毒水的味道，從鼻囊一直嗆痛到頂門。他走過來激勵我說：「沒事啦！沒事啦！你這不就學會跳水游泳啦？」

父親喜歡游泳，常帶我們到游泳池和西貢河岸玩水、也去更遠的鄉下海灘，路上經過湄公河水上市場。兄弟們和爸爸快樂地在緣河的高腳茅屋餐廳吃越南小點，躺在餐廳的吊床上，搖動了湄公河的晚風與熏黃的落日。這晚風，這吊床，在幾十年後的今日還會搖醒童年的況味。我在十年前攜眷返越南，曾買了三條吊床分給三個女兒；如今，外孫女也可以快樂地躺在床網裡面搖動晚風了。

我愛看爸爸仰泳。他鼓出水面的光亮肚皮和手腳像馬達般轉動倒退的姿勢，有點像返航的快艇，我站在水中看他，視線跟不上，他越離越遠。

他如今真的離開得很久，很遠！

父親未成年就隨著祖父從廣東逃難到越南，個性外向，讀書不多卻重視傳統的仁義道德。平常白天勤奮地帶領印刷廠的三名工人開工；晚飯後，他熱乎乎地仰臥在餐桌旁的木床上，大腿高掛在床背，等手汗淹濕了幾頁章回小說後，便衣裝整齊準時到他的「精武體育會館」去報到。他做了會館社團的理事，幾乎每晚都在籃球場或會館廟口閒逛閒坐，直到夜深始返。除了生意，一家三代十二口的家務和孩子的教養，全丟給母親。父親也帶我們去體育館學打球、打拳、打太極；免費看各式各樣的戲劇、拳擊、魔術、馬戲特技、大力士功夫等表演。

當年這一個位於越南首都華人城的「堤岸精武體育會館」簡直就是一個民間文化中心！

父親不理家務，卻愛管僑界的外務。他的綽號叫「肥佬胡」，熱心公益，好辯正義，舉凡親友和社團朋友的紅白宴慶或僑界義賣募款，都會出馬協助策畫或出力跑腿，因此認識不少商界人物和江湖朋友，有些生意也是從這些商界朋友承接過來的；偶有朋友家中被竊，便托父親找關係代尋失物。不過父親並不直接交往黑道人物，他待朋友溫潤可親，家教卻嚴格到毫無情理可言。因為平時家教全交給母親，所以只在興起時為了擦亮光宗耀祖的門面，而扮演執法的嚴父權威角色。我們的功課不好要被打、放學晚歸，打！和鄰居小孩吵架，打！兄弟吵架更要被打……他的那條雞毛撣子虎虎生風，招式利落，雖然我們的皮不開、肉不裂，紅腫卻留痕一周以上！我們已經習慣了鞭撻嚴刑，都是未痛先嚎啕大哭，向祖母和母親求救。

有一次，我私自跟朋友到鄉下的沼澤地划船，最後一身濕漉，赤腳回家。他得知緣由後便把我雙手綁住，不理母親勸架，把我打得淚尿齊飆！我忽然抽搐哭泣，躺著不動，佯裝昏倒，當然被他識破，喝斥和鞭影就更是密如暴雨。

我們家的天花很高，樓下是小工廠，夾層的木閣樓是全家的睡房，媽媽都和年紀最小的弟弟睡在大木床上，可憐的爸爸卻要夜夜窩在活動的帆布床上；我們兄弟姐妹六、七個就在木地板上棲身，天熱大家都不蓋被子，半夜熟睡後翻來滾去，橫的豎的頭腳跨疊，集體在尿液和防蚊水的味道中做人體編織的演出。我們越長越高，木地板空間相對變小，兄弟們連做夢都在為爭地大吵，爸爸一夜不得好睡又要抽鞭執法，母親則用枕頭替我們擋劍。爸媽偶然會在木床的邊緣裝上長長的布幕，我們白天就樂得把木床當舞台來演戲。

我們家每隔一兩年就多了一個小貝比，大家都樂得玩抱囡囡的遊戲。我和二弟分別為母親分勞，擔任保姆。有一次我背著小妹妹在華人城裡大江南北溜達，直到妹妹熟睡了才轉上歸途，父親正急躁得周街通緝我。遙見他的身影，我一緊張就把軟麵團一般的六妹從臂窩裡滑落地面，幸好有驚無險，可一家人都把六妹洗澡的臉盆哭成氾濫水潭了。

父親其實愛家，在家道中落前，他幾乎每逢週日都帶全家去茶樓飲茶吃廣東點心。父親愛在家宴客，過年過節從巷子口擺桌擺到後院天井，至少三桌，最辛苦的當然是會煲靚湯的媽媽了。新春過年，他和母親動員我們佈置，洗地抹窗、擦亮錫香爐和黃銅電扇、在客廳的長

櫃檯上擺一列五顏六色的汽水和幾個大西瓜，準備招待來拜年的客人。他不太管我們的功課，只管要我們多吃。姑媽住得近，幾乎每天過來看我們做功課，還教讀「增廣賢文」和「古文觀止」。我在中學階段奮發圖強，成績好不容易得了第二名，卻還是得不到父親的讚賞和獎品，他要我考第一！

那是個天井當廚房、停水接雨水、沒有水龍頭和冰箱的年代，母親天天要為十幾人備餐，當然要我們兄弟姐妹分擔家務。戰爭迫使我們的小工廠縮減工人，父親要年紀較長的子女學會幫工，操作用腳踩的活板印刷機、快數紙張、裝訂、裁紙、捆包、騎三輪車送貨等勞動。

想不到父母從小要求孩子幫忙做工、處理家務，成就了我們日後遍行天下的積極人格！今日，我們九個兄弟姐妹應該都會懂得感謝父母的兵團操練吧！

辛勞的母親對我們溫柔慈愛，用揹帶背著我們做家務、用臉頰溫貼著我們發燒的額頭、用雙手擁抱我們的哭泣。

而父親，則是一手執鞭、一手拉動全家逆水行舟的縛夫工頭，他賞懲分明而不太懂得溫柔；越來越空不出手來擁抱我們。

我因避越戰徵兵早到了台灣升大學；弟妹日後相繼偷渡逃難到香港和澳洲，父母也轉居香港和澳洲，經歷了另起爐灶、重振一家生計的艱辛。生活安定後，父親晚年已經不再是「肥佬」而成了步履蹣跚的清瘦老人。他罹患糖尿病幾十年，不理家人勸告，仍然愛吃烤乳豬和雞屁股這些油膩佳餚，口口聲聲強辯「沒事的！我會打針！」他平日固執，和母親事事爭辯；兩人最融洽的時光是共同在電視機前討論劇情。

哎，父親實在不該那麼快坐上了祖先牌位的！一貫威嚴的他，當然依舊不稍鬆懈！當我們在澳洲雪梨剛辦完母親的喪禮時，兩個從小愛爭鬧的弟弟在家聚中失和，兄弟姐妹們齊聲喝阻；在這當兒，神位的酒杯突然「嘍」一聲爆裂了！香爐的煙裊裊彎彎上升如杖如鞭。大家嚇了一跳，三嫂大叫說：「老豆發威了，還不停止爭吵？」此事真是神奇！可我是信天主教的，寧可理解為劍拔弩張的熱空氣分子和游離電子的綜合效應吧！

沒事啦！父親，我們如今都已經邁入老境；記得您教誨的仁義道德，不會再爭吵了！

我每次越洋搬新家，一定會買一條新的雞毛撣子供在鋼琴上，一方面是紀念您；另一方面是用來清掃鋼琴蓋上的灰塵；好讓孫女們沒有被打過的雙手都彈出美妙的音符。

您不常入我夢。父親，我真的期待下次夢到和您在河邊一起練太極推手，就當作我們深情的擁抱吧！